

中国人口流迁与区域经济增长 收敛性研究*

毛新雅 翟振武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流迁的主要方向是从中西部欠发达省份流向东部发达省份。文章运用新古典模型,使用1980~2010年中国各省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分析人口净迁移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总体而言,过去30年间中国区域人均GDP增长呈现出显著的条件收敛态势,省际人口净迁移对区域增长收敛起着促进作用,但力度很小;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模型分析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人口净迁移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但人口净迁出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文章认为,由于流迁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状况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具有优势,制约了人口净迁移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人口流动迁移 区域增长收敛 新古典模型 面板数据

【作者】毛新雅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副教授;翟振武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教授。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概述

(一)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人口流动迁移^①愈益活跃。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全国流动迁移人口为657万,占总人口的0.66%;到2010年“六普”时,流动迁移人口达到2.214亿,占总人口的16.16%。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流动迁移人口规模增长了33.7倍。人口流迁的主要方向是从中西部欠发达省份流向东部发达省份。从图1可以看出,1982~2010年上海、北京、天津、广东和浙江等东部发达地区是人口净流入的主要地

* 本研究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口‘区域城市化’与城市群经济形态研究”(编号:10CRK006)阶段性成果。

① 本文中人口流动迁移是依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中关于流动人口的界定,即指改变了经常性居住地而未改变户口登记地的人。文中人口流动与人口迁移是同义指代,不进行区别,有时统称为流迁人口。

区,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这些省份的人口净迁入率达到30%以上;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及四川和贵州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是人口净流出的主要省份,人口净迁出率在15%以上。

新古典经济模型认为,劳动力从落后区域流向发达区域,由于降低了发达区域的资本劳动力比,从而使资本收益下降得更快,所以对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会产生负向影响作用,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增长收敛(Barro等,1991)。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数量规模庞大的流迁人口是否如新古典经济模型所揭示的,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收敛,从而起到均衡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 文献概述

对于人口流动迁移是否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问题,国内外已有一些研究。Barro等(1990、2004),Barro(1994)以新古典经济模型对美国国内人口迁移与各州间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关系问题进行分析后发现,1880~1988年间,美国各州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态势,但人口净迁移对促进经济增长收敛的作用有限。若不考虑迁移人口的人力资本因素,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收敛的贡献约为1/3;若迁移人口拥有迁入地人口一半的人力资本,则其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贡献不足1/10。Shioji(1995)研究发现,1960~1990年日本的人口净迁移并没有促进其区域经济增长收敛,反而扩大了各地区间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差距,他们从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状况解释了这一现象。Soto等(2004)的分析揭示,1975~2000年智利各地区间经济增长收敛较为缓慢,其原因之一是政府的公共租屋政策制约了国内人口迁移的活跃度,使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收敛几乎没有贡献。Murat等(2007)分析土耳其1975~2000年国内人口迁移对各省人均收入增长收敛性的影响则得出了符合新古典理论预期的结论,他们发现,人口净迁移不仅对省际人均收入增长起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收敛有显著促进作用,还加速了各省之间人均收入增长的收敛速度。

国内相关研究中,刘强(2001)提出,大规模劳动力的区际迁移是中国阶段性经济增长收敛机制的重要诱发因素,也是解决区域差距扩大的一种办法,但并未就此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姚枝仲、周素芳(2003)利用“四普”数据分析发现,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地区差距缩小有一定贡献,但认为较低的省际人口迁移率制约了这种作用的发挥。王德等(2003)运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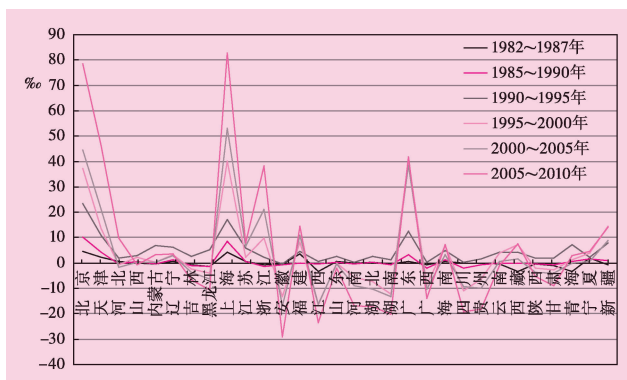


图1 各地区(年均)省际人口净迁移

注:根据本文研究需要和数据的全面性,在计算迁移率时除1987和1990年数据采用“五年前常住地”口径,其他年份采用“户口登记地在外省”口径,其中海南1987年抽样调查数据为估算值。

资料来源:1990、2000、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1987、1995、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口与 GDP 基尼系数的变化分析指出,人口流动迁移起到了减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Justin 等(2004)用“四普”和“五普”数据分析发现,劳动力迁移对缩小中国区域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明显,他们将此归因于政策对人口流动迁移的限制。王小鲁、樊纲(2004)认为,中西部欠发达省区劳动力的流出,有助于减缓这些区域的土地和就业压力,并有汇款等收入的回流,从而有助于缩小区域收入差距。刘传江、段平忠(2005)运用新古典经济模型,以推算的流迁人口数据分析表明,人口流动迁移对经济增长收敛有促进作用,并在 1978~1987 年间尤为显著。沈坤荣、唐文健(2006)指出,经济收敛的性质取决于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较小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会引致直接收敛,而较大规模劳动力转移会使经济收敛性质呈现先发散后收敛的动态变化。

基于已有研究,本文利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等流动迁移人口数据,使用面板数据方法扩大样本量、提高计量分析的准确性,不仅从流迁人口数量角度分析其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还从其受教育状况和年龄结构及其对迁入、迁出地的影响等角度阐释国内人口流动迁移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作用。

二、模型与数据

(一) 模型建立

Barro 等(1990、2004)和 Barro(1991、1994)以新古典经济模型分析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问题^①,成为后来学者们研究这类问题的经典方法。该模型为: $(1/T)\ln(\frac{y_{it}}{y_{i,t-T}}) = a - [\ln(y_{i,t-T})](1 - e^{-\beta T})(1/T) + \text{其他变量}$ 。其中, y_{it} 指*i*区域在*t*年的人均 GDP(或人均收入), $y_{i,t-T}$ 为*i*区域在间隔期(*T*)起始年的人均 GDP(或人均收入)。这样,等式左边表示人均 GDP(或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 β 为人均 GDP(或人均收入)的收敛速度。其他变量主要指投资、教育、人口流迁和区域差异等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运用上述模型,本文用于分析中国国内人口流动迁移对经济增长收敛性影响的方程为^②:

$$\dot{y}_{it} = \alpha_i + \beta_1 \ln y_{i,t-T} + \beta_2 \ln i_{it} + \beta_3 \ln e_{i,t-T} + \beta_4 m_{it} + \beta_5 D + \mu_{it}$$

其中, \dot{y}_{it} 指*i*省在第*t*年的实际人均 GDP^③年均增长率(%); $y_{i,t-T}$ 为*i*省在间隔期(*T*)起始年的实际人均 GDP; i_{it} 为*i*省在*t*年的投资率,本文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 GDP 的份额表示; $e_{i,t-T}$ 为*i*省在间隔期(*T*)起始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以表征人力资本因素对经济

① 经济收敛有两种概念,一是条件收敛,即 β 收敛,指穷国(地区)人均收入或人均 GDP 增长快于富国(地区),从而穷国(地区)倾向于赶上富国(地区);二是 δ 收敛,指一组国家或地区随着时间推移其经济增长扩散趋势有所下降的现象,其衡量标准是人均收入或人均 GDP 对数值标准差的下降(Barro 等,1990)。引起学者们广泛关注并进行大量研究的是条件收敛,其中不乏对人口流动迁移是否促进经济增长(条件)收敛问题的分析。

② 参照 Barro(1994)的方法进行了变量与指标的选取。由于净迁移率有负值,故在方程中未取对数值。

③ 名义人均 GDP 除以相应年份的全国人均 GDP 平减指数(以 1980 年为基期)。

增长的影响; m_{it} 为*i*省在*t*年的人口净迁移率(%),以迁入人口减迁出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表示; D 为表征区域差异的虚拟变量,设东部地区省份为0,中西部地区省份为1。

在实证分析中,又具体化为5个方程。方程1只考虑 $y_{i,t-T}$ 对 \dot{y}_{it} 的影响,以分析省际人均GDP增长是否存在绝对收敛趋势;方程2纳入 i_{it} 和 $e_{i,t-T}$,分析考虑了投资率和教育水平后人均GDP增长的收敛态势;方程3进一步纳入 m_{it} ,以分析人口净迁移因素对人均GDP增长收敛性的影响;方程4和方程5则为方程2和方程3分别纳入 D 的形式,用以分析区域差异虚拟变量对人均GDP增长收敛态势的影响。

(二) 数据来源

本文运用中国内地30个省份^①1980~2010年的面板数据对方程1~5进行分析,以5年为一个间隔期,即年均值取5年的平均值,因此,面板数据的横截面数为30,时期数为6,观察值共180个。

1980~2008年各省人均GDP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2010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省际人口迁移数据和人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来自1990、2000、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及1987、1995、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②。

三、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一) 省际人口净迁移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起到促进作用,但力度很小

图2展示了将1980~2010年视为一个整体时期,以及以5年为间隔分为6个时期30个省份实际人均GDP增长的收敛态势。从中可以看出,若其他因素不变,则过去30年间,各省人均GDP增长呈现出一定的收敛态势。图3是人口净迁移与实际人均GDP增长的相关性分析图,从中可以发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负向关系,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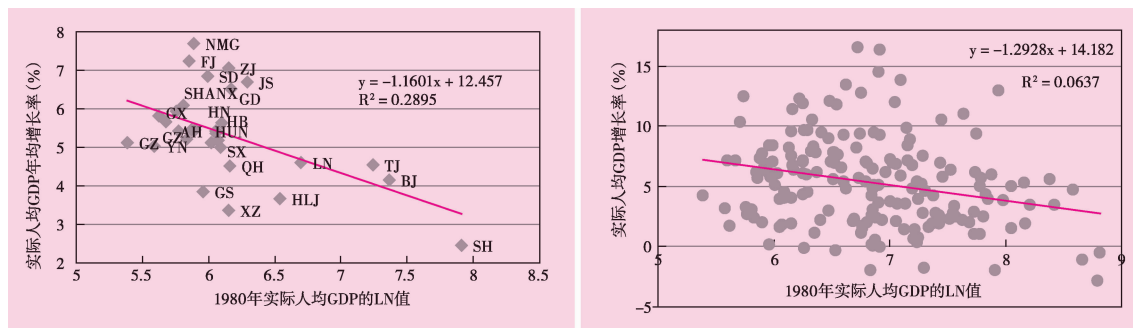


图2 各省人均GDP增长的收敛态势(1980~2010年)

资料来源:同图1。左图将1980~2010年视为1个整体时期;右图以5年为间隔,分为6个时期;左图中的字母为省份名每个字的首字母。

① 将重庆(数据)纳入四川。

② 因数据可得性原因,1980~1985年省际人口迁移数据以1982~1987年数据替代;1980~1985年间的初期人均受教育年限采用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中的相应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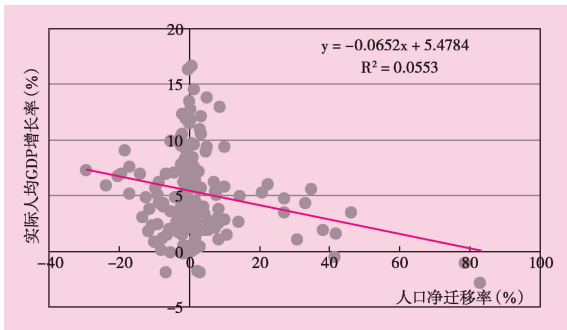


图3 省际人口净迁移与人均GDP增长的(偏)相关性
注:同图1。以5年为间隔,分为6个时期的面板数据图。

人口净迁移对人均GDP增长起着负向作用,会促进经济增长的收敛。但以上关系是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与其他变量一起作用于人均GDP增长时作用又如何,还有待计量模型的进一步分析。

本文面板数据的横截面数为30,时期数为6,因此不需要进行协整检验,但为了避免截面异方差问题,在进行最小二乘模型(OLS)分析时,采用了面板标准误校正方法。

表1显示了以新古典经济模型对1980~2010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并给出了各方程所适用的面板模型及相应的LR、LM和Hausman检验值。方程1、方程4和方程5适用面板数据的OLS模型,方程2和方程3则适用FE模型。这说明,仅分析初期人均GDP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时,全国30个省份不存在显著的截面差异,但纳入投资、人力资本和人口迁移等因素后,省际呈现出截面个体的差异性,但该差异是固定的,不是随机的。由于虚拟变量非常好地体现了区域间差异,因此考虑虚拟变量后,不存在省际截面差异,方程4和方程5适用OLS模型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从表1分析结果看,过去30年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绝对收敛态势,方

表1 1980~2010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因素

变量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方程4	方程5
C	14.182 ^{**} (1.80)	17.924 ^{***} (4.76)	17.803 ^{***} (4.47)	18.334 [*] (1.78)	17.466(1.62)
$\ln y_{i,t-T}(\beta_1)$	-1.293(-1.12)	-6.000 ^{***} (-5.67)	-5.891 ^{***} (-5.37)	-4.671 ^{***} (-3.05)	-4.326 ^{**} (-2.35)
$\ln i_{it}(\beta_2)$		7.850 ^{***} (5.78)	7.648 ^{***} (5.14)	3.826 ^{**} (2.31)	3.721 ^{**} (2.06)
$\ln e_{i,t-T}(\beta_3)$		0.278(0.08)	0.402(0.12)	3.989 ^{**} (2.42)	3.600 ^{**} (2.05)
$m_{it}(\beta_4)$			-0.009(-0.34)		-0.023(-0.71)
$D(\beta_5)$				-3.111 ^{***} (-2.92)	-3.215 ^{***} (-3.21)
R ²					
内部		0.321	0.321		
之间	0.064	0.012	0.014	0.240	0.244
总		0.105	0.106		
LR检验	0.69	1.70 ^{**}	2.05 ^{**}	1.21	0.92
LM检验	2.20	0.18	0.07	0.59	1.33
Hausman检验	-	-	-	-	-
适用模型	OLS	FE	FE	OLS	OLS

注:(1)应变量为实际人均GDP增长率,观察值180。(2)括号内数据为t检验值,***、**、*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3)若OLS优于RE,FE优于OLS,就没有必要进行Hausman检验了;同理,若OLS优于FE,OLS也优于RE,也没有必要进行Hausman检验。

程 1 中,虽然初期人均 GDP($y_{i,t-T}$)的系数(β_1)为负,但不显著。这说明,若没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各省区间经济增长并不存在收敛趋势。但纳入固定资产投资、教育(人力资本)因素及区域差异因素的方程 2 和方程 4 显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非常显著的条件收敛态势, β_1 显著为负,收敛速度分别为每年 6 个百分点和 4.67 个百分点。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认为,由于各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不尽相同,若没有政府政策干预,区域发展差距将趋向扩大而不是缩小;但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教育投入和转移支付等方式有助于扭转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态势,甚至可以促使区域经济增长趋向收敛。

随着中国 1999 年西部大开发和 2006 年中部崛起等战略的逐步推行,近年来,内蒙古、湖北、湖南、四川、宁夏等省的经济增速加快,而上海、浙江、广东等一些发达省份经济增速则有所放慢,区域经济增长显示出了收敛态势。

纳入人口净迁移因素的方程 3 和方程 5 表明,人口净迁移虽然如理论预期,对经济增长呈现负向影响作用,但不显著;不过, β_1 分别由 6 和 4.67 下降到 5.89 和 4.32,这说明析出人口净迁移因素影响后,省际人均 GDP 的收敛速度下降了,人口净迁移对人均 GDP 收敛起到了一定的加速作用^①,但力度很小,只能解释 β_1 变化的 2% 和 8% 左右。为了避免人口净迁移与人均 GDP 增长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我们还将 1975~2005 年间每 5 年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作为工具变量,以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析了方程 3 和方程 5,不过分析结果与原方程没有明显不同,说明过去 30 年中,国内人口净迁移与人均 GDP 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同步内生性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规模庞大的人口流迁对迁入地和迁出地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影响,但本文的实证分析却并未发现人口净迁移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认为,迁移人口所具有的某些特征削弱了其对经济增长收敛性的促进作用。

(二) 人口净迁移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但人口净迁出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中国地域辽阔,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②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禀赋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实施的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战略之间存在较长时滞^③,使东、中、西三大地区之间经济增长速度和模式显著的不同。所以,本文继续以方程 1~3 分析东、中、西三大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因素,并揭示人口流动迁移对三大地区(各自)经济增长收敛性的作用^④。结果如表 2 所示。

① 此解释的详细分析见 Barro 等(1991)、Shioji(1995)。

②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11 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 10 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9 个省份,重庆数据并入四川。

③ 东部率先战略 1979 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1999 年开始实施,中部崛起战略 2006 年开始实施。

④ 三大地区的划分内涵了区域间的差异,因此,对三大地区的方程分析中,不再设区域虚拟变量。

表2 1980~2010年东、中、西三大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因素

变 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C	25.908** (2.53)	28.098** (2.93)	25.933** (2.43)	11.173 (0.91)	14.974 (1.34)	7.832 (0.80)	8.965 (0.85)	14.209 (1.35)	13.410 (1.19)
$\ln y_{i,t-T}$ (β_1)	-2.783** (-2.01)	-1.827 (-0.78)	-1.754 (-0.71)	-0.834 (-0.46)	-5.260 (-1.58)	-4.940 (-1.56)	-0.6339 (-0.39)	-3.647 (-1.47)	-3.341 (-1.24)
$\ln i_{it}$ (β_2)		8.676*** (3.35)	8.531*** (3.92)		4.900** (1.99)	6.580*** (2.83)		2.608 (1.12)	2.301 (0.97)
$\ln e_{i,t-T}$ (β_3)		-11.561 (-1.41)	-11.128 (-1.42)		4.746 (0.58)	4.779 (0.61)		3.022** (2.01)	2.919** (2.01)
m_{it} (β_4)			-0.011 (-0.30)			0.182** (2.19)			-0.059 (-0.80)
R ²	0.234	0.421	0.422	0.018	0.215	0.288	0.011	0.142	0.154
观察值		66			60			54	
LR 检验	0.38	0.67	0.68	0.43	0.38	0.65	0.42	0.47	0.97
LM 检验	2.58	2.06	2.09	1.94	2.33	2.29	1.76	2.31	1.63
Hausman 检验	-	-	-	-	-	-	-	-	-
适用模型	OLS	OLS	OLS	OLS	OLS	OLS	OLS	OLS	OLS

注:同表1。

面板数据模型的3种检验显示,分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每个方程分析都适用OLS模型,说明1980~2010年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内部)省际并不存在显著的截面特征差异,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划分从统计学角度也是可取的。

从实证结果看,东、中、西三大地区内部各省间的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态势,即初期人均GDP($y_{i,t-T}$)的系数(β_1)不显著为负,所以“俱乐部收敛”^①现象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中尚不存在,因此无法直接通过 $y_{i,t-T}$ 系数(β_1)的变化考量人口迁移对三大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但可以通过 m_{it} 系数(β_4)的变化考察人口迁移对三大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人口净迁移(m_{it})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对中部地区则呈现出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由于中部地区人口净迁移主要表现为人口净迁出,因此实际上中部地区人口净迁出越多的省份经济增长也越慢^②,人口净迁出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三) 教育状况与年龄结构优势削弱了流迁人口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贡献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过去30年间,总体而言,国内人口流动迁移一定程度地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但作用力度很小;人口流动迁移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不

① 俱乐部收敛是指结构特征相似的一组经济体的经济变量趋向于异于别组的稳态水平。

② 因为人口净迁出数据为负。

显著,但净迁出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一结果说明国内人口流动迁移并没有像新古典经济模型所预期的那样,对经济增长收敛产生较大幅度的推动作用。对此,本文将从流迁人口的受教育状况和年龄结构两方面进行阐释。

受教育年限是表征人力资本因素的重要指标。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因素通常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推动作用,这一观点也符合中国经济增长实践,本文方程 4 和方程 5 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点(见表 1)。所以,若迁移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高于全国人口的平均状况,则经济增长收敛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放缓(Borjas, 1990)。表 3 列出了中国国内流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并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流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一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0.08~1.15 年,1982~2000 年、2005~2010 年流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速度也快于全国平均水平。流迁人口在人力资本要素水平方面的优势,不仅可能促进迁入地(通常是发达省份)的经济增长,还可能对迁出地(通常是欠发达省份)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导致人口流迁不能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产生促进作用,反而有可能使区域经济增长发生扩散。

此外,人口年龄结构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则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中创造的价值也就更多,能够促使经济更快增长(Bloom 等, 2004)。从表 4 可以看出,流迁人口中 14~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明显高于全国水平,2000 年全国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 66.63%,而流迁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 85.14%;2010 年全国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 70.07%,流迁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则为 83.21%,流迁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比全国分别高出 18.5 个百分点和 13.1 个百分点。因此,人口流迁使迁入地获得了更多的劳动力,而这部分劳动力正是迁出地让渡的,这进一步弱化了新古典模型关于净迁入人口对迁入地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观点。可以说,国内流迁人口的年龄结构优势对迁入地和迁出地截然不同的影响也是造成人口流动迁移并没有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产生较大幅度推动作用的原因。

综上所述,由于国内流迁人口具有受教育年限和年龄结构方面的优势,所以迁入人口对迁入地经济增长会产生正向影响,而不仅是新古典模型所认为的对迁入地存在资本劳动比方面的不利影响;同时,流迁人口在受教育年限和年龄结构方面的优势也增加了迁出人口对迁出地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的可能性。流迁人口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经济增长正负作用之间的此消彼长,使其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变得错综复杂,而非新古典模型所认为的那样清晰明确。

上面的分析所揭示的人口净迁移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绝大多数省份在大部分时期内都表现

表 3 流动迁移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及与全国比较 年

	受教育年限					
	1982 年	1987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流动迁移人口	5.58	7.01	7.38	8.66	8.89	9.66
全国人口平均	5.50	5.86	6.26	7.62	8.30	8.80
差值	0.08	1.15	1.12	1.04	0.59	0.86

资料来源:相应年份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

表4 流动迁移人口年龄结构及与全国比较

%

年龄(岁)	2000年				2010年			
	流动迁移人口		全国人口		流动迁移人口		全国人口	
	数量(人)	占比(%)	数量(人)	占比(%)	数量(人)	占比(%)	数量(人)	占比(%)
0~4	3448060	2.77	68978374	5.55	8888180	3.41	75532610	5.67
5~9	4861170	3.90	90152587	7.26	9590654	3.68	70881549	5.32
10~14	5376140	4.31	125396633	10.09	9520017	3.65	74908462	5.62
15~19	19616460	15.74	103031165	8.29	28305855	10.85	99889114	7.49
20~24	24343290	19.53	94573174	7.61	41415114	15.87	127412518	9.56
25~29	22450220	18.01	117602265	9.46	30947536	11.86	101013852	7.58
30~34	14177050	11.37	127314298	10.25	27191229	10.42	97138203	7.29
25~39	9599080	7.70	109147295	8.78	28262140	10.83	118025959	8.86
40~44	5770560	4.63	81242945	6.54	24537973	9.40	124753964	9.36
45~49	4834940	3.88	85521045	6.88	17152818	6.57	105594553	7.92
50~54	3192900	2.56	63304200	5.09	10243894	3.93	78753171	5.91
55~59	2144120	1.72	46370375	3.73	9061622	3.47	81312474	6.10
60~64	1801060	1.44	41703848	3.36	5968114	2.29	58667282	4.40
65+	3047450	2.44	88274022	7.09	9852796	3.78	118927158	8.92

注:2000年流迁人口是根据长表10%抽样数据推算,其他为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为人口净迁入,虽然造成东部地区资本劳动力比的下降,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由于迁入人口多为劳动年龄人口,其人力资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又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负作用力度相当,使人口净迁移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总体影响效果不显著;人口净迁移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在于,西部大多数省份在有些时期表现为人口净迁入,有些时期表现为人口净迁出,这其中的正负作用基本相当;但中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在多数时期内表现为人口净迁出,且迁出人口具有的在年龄结构和人力资本方面的优势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造成的损失明显大于其在提高资本劳动力比、汇款回乡等方面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正面作用,总体而言,人口净迁出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负面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过去30年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态势,并且正如新古典经济模型所揭示的,国内人口流动由于降低了迁入地的资本劳动力比,加速了资本边际收益的递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但作用力度很小。过去30年间,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各自内部没有产生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人口流动迁移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均GDP增长的影响不显著,但人口净迁出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作用。我们认为,国内人口流动迁移并未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产生明显推动作用的主要原因在于,流迁

人口的受教育水平高于全国人口的平均水平,流迁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使人口净迁入对迁入地的经济增长会产生积极作用,人口净迁出对迁出地的经济增长也会造成负面影响,不利于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文本研究的启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流迁人口的数量及其受教育状况和年龄结构等方面对迁入地和迁出地分别影响的角度分析人口流动迁移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作用,是解开迁移“矛盾”的钥匙。

Barro 等(1990)研究发现,美国国内人口流动迁移对其州际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很小,并指出,如果考虑到迁移人口的人力资本因素,那么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收敛的作用微乎其微,这一现象被 Shioji(1995)称为迁移的“矛盾”。他对此矛盾的一种解释是,迁入人口可能由于拥有的人力资本要素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及其大多处于劳动年龄阶段而对迁入地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影响,因而抵消了新古典模型所预期的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收敛性的贡献。我们认为,存在迁移“矛盾”的原因还在于,以往研究多从迁入人口对迁入地影响的角度阐释人口流动迁移对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而没有从迁出人口对迁出地影响的角度阐释该问题。如果迁移人口具有人力资本和年龄结构方面的优势,则人口净迁出就可能对迁出地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从而进一步削弱人口流迁对经济增长收敛性的贡献,造成所谓的迁移“矛盾”。所以,人口流动迁移由于导致了迁入地的资本劳动比下降,对迁入地的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影响,但却也可能对迁入地的人力资本和年龄结构起到正面优化作用;迁出人口促使迁出地的资本劳动比上升,对迁出地经济增长有正面促进作用,但也可能对迁出地的人力资本和年龄结构等方面造成损失,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人口净迁移对迁入地和迁出地分别的正面和负面作用之间存在相互交错的制约和抵消,使人口流动迁移对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是复杂的而不是纯粹的。

第二,人口流动迁移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收敛、均衡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十分有限,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需要更多政府政策的引导、支持与配套;中部地区应该采取更多政策措施提高经济发展活力,防止人口过多迁出对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是中国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央政府陆续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以期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尽管新古典经济模型将国内人口流动迁移视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收敛、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并不能支持这一观点。所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人口流动迁移只是理性经济人提高经济收入、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而“用脚投票”的自主行为,其客观上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收敛、均衡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十分复杂,并不是起着单向的促进作用。我们认为,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不是经济微观主体(居民与企业)的责任和义务,他们的行为可能也没有能力达成诸如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这样较为宏观的目标,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职责所在,需要更多政府政策的引导、支持与配套。

2006年中央政府提出并实施了中部崛起战略,比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东北振兴战略的

提出与实施分别晚7年和3年,这种战略时滞导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丧失了一些先机,对其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中部地区持续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出佐证了其经济发展机会的相对不足。我们建议,中央政府和中部地区地方政府以中部崛起战略为契机,出台力度更大的政策措施激发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引导企业和资金向中部地区流动,以经济发展机会留住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和人才,并通过就业和创业措施吸引中部地区外迁人口与人才的回流,保障其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支持,这样才能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有效推进。

参考文献:

1. 刘传江、段平忠(2005):《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影响》,《中国软科学》,第12期。
2. 刘强(2001):《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经济研究》,第6期。
3. 沈坤荣、唐文健(2006):《大规模劳动力转移条件下的经济收敛性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4. 王德等(2003):《1985~2000年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研究》,《人口与经济》,第6期。
5. 王小鲁、樊纲(2004):《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经济研究》,第1期。
6. 姚枝仲、周素芳(2003):《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世界经济》,第4期。
7. Barro, R. et al. (1991), Convergence Across States and Region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pp.107-182.
8. Barro, R. (1994), *Economic Growth and Convergence*.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Press, California, USA.
9. Barro, R. & Sala-i-Martin (1990), *Economic Growth and Convergence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NBER Working Paper, No.3419.
10. Barro, R. & Sala-i-Martin (2004), *Economic Growth (Second Edition)*. London: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England.
11. Bloom, D. & Canning, D. (2004), *Global Demographic Change: Dimensions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 NBER Working Paper, No.10817.
12. Borjas, G. (1990), *Friends or Strangers: the Impact of Immigrants on the U.S. Economy*. New York: Basic Books.
13. Justin Y, Lin, et al (2004),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Labor Transfers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2): pp.587-603.
14. Murat, K. & Sirin, S. (2007), *Migration and Regional Convergenc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for Turkey*. MPRA Paper, No.2648.
15. Shioji, E. (1995), *Regional Growth in Japan*.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138.
16. Soto, R & Torche, A. (2004), *Spatial Inequality, 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le*. *Cuadernos De Economia*. (41): pp.401-424.

(责任编辑:朱 犁)